

海上
印社

刻开国大印的印人张樾丞

◆ 韩天衡 张炜羽



■ 张樾丞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中,陈列着一枚九厘米见方的圆柄钮铜质大印,镌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十五个宋体字,印文清晰美观,造型庄重大气。这枚珍贵的开国大印,不仅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它也是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在颁发各种法令和行使其他权力时,钐盖在公文上的重要凭证信物,是国家政权的象征。然而令人称奇的是,这样一件事关重大的国宝级玺印设计铸造任务,最后由新政府委托一位善刻印章与铜墨盒的琉璃厂店主来完成,这位技艺高超的幸运儿就是同古堂主人张樾丞。

张樾丞(1883—1961),名福荫,又字越丞。河北新河(今属邢台)人。早年因贫失学,从乡下来北平琉璃厂刻字铺当学徒。虽终日打杂,却不顾劳累,稍有空闲,便钻研刻印技术。凡秦汉玺印,元明流派,无不涉猎。张樾丞敏而好学,一度向书法篆刻家张祖翼、张延奂父子请益,又游于陈衡恪、金城、姚华等名家之门,技艺猛进。

晚清至民国间,琉璃厂是旧京人士的雅游之所,鳞萃比栉的古玩铺与旧书店,吸引着无数大僚显贵、学者雅士前来光顾。张樾丞于民国初在琉璃厂开设了同古堂刻字店,除惠润鬻印外,还专刻铜墨盒。善于经营与交际的张樾丞不仅结识了严复、宝熙、傅增湘、袁克文、溥儒、章钰、马衡和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着浓厚兴趣的福开森等名宿闻人,上至逊帝溥仪与清宗室,近至北洋政府军政各界的头面人物,以及故宫博物院、北大、清华、燕京等大学收藏图书用印,皆出其手。就连大文豪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常常惠顾同古堂,请张氏刻印多达数十方。1935年,由其嗣子张少丞、张幼丞辑其印作成《士一居印存》,谱中名流印蛭并集,被称为“半部民国人物谱”。

1949年,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受周恩来指示,陈叔通、齐燕铭落实邀请篆刻名家为新政府治印,印材选用铜质。其时南方印家如王福庵、唐醉石等皆曾供职于民国政府印铸局,但也属于篆刻家拟就印稿,由精于镌刻铜印的印工来完成,篆刻家能刻石而不善于制铜印。最终有着四十多年刻铜、镌印丰富经验的张樾丞成为开国大印制作的不二人选,激动万分的他当初设计出秦篆、汉篆、隶书、宋体四种印文样式,政府选用了易识的宋体字,首开国玺新印式。通过精心的浇铸、打磨、画样和雕刻,张樾丞如期完成了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直到1954年9月,我国宪法规定国务院为国家最高权力执行机构,开国大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作为一级文物转交国家博物馆收藏,而张樾丞对制印之事一直三缄其口。

张樾丞一生篆刻上万钮,备受时人推崇,不仅得益于他的广泛人脉,雅俗共赏的印章风格也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广作用。金石家陆和九在张氏印谱序言中称赞其印:“遵古法,罔敢肆。求其治印者咸称道,其美弗衰,盖以其规模秦汉,甄陶宋元,不破碎以为古,不诡异以炫今,有非寻常印人所能及者。”严复弟子侯疑始也推许称:“深究六书与金石之学,所作骏驱入秦汉之城。今言北平治印、刻铜者莫不首举越丞。”反映出彼时北平印坛虽有齐白石、陈衡恪等追求个性印风的出现,但对于尊崇古法的印章,在社会各界中仍受到普遍青睐。综观张樾丞所作,不论是大篆古玺、两汉朱白、元朱仿宋,还是工整或小写意,可谓无所不能,无往不宜。多面手的长处是在面对不同顾客需求时,可以应付裕如,这也是由其职业所决定。墨守法度的张樾丞自鬻艺始便广受欢迎,与吴昌硕、齐白石中年前篆刻饱受冷遇形成鲜明对比。实用印章与充满印人个性与情感的篆刻艺术,因受众群体的差异,一直处在并行发展的状态。但时尚超越实用,创新高于守旧,在篆刻发展史上,仅以再现传统古典之美的张樾丞与吴、齐等金石大师的影响与地位,是无法比肩的。

印坛
点将录
82

自画
自说

野花啼鸟亦欣然

◆ 黄庆华

问之花鸟何为者,独喜萱花到白头。
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千秋。
明代徐渭的这首题画诗,算是把我大半生的书画情结表达出来了。萱花又叫忘忧草,公园绿地随处能观赏她挺拔独秀的风姿,生活中确能带来愉悦的美感。笔之以丹青,更是一件雅事,其优秀作品同样能归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流传千古。

问题是究竟如何对这些“萱花们”传神写照呢?我们既不能对其如影随形地客观记录,也不能重复前人作品的模式给人以审美疲劳。石涛说得好:“笔墨当随时代”,“搜尽奇峰打草稿。”然而,当我这花鸟画作者走进山林搜得的全是烂漫的野花与欢跃的啼鸟,以及与之相伴的金月素葩、青萝白润。孤松野藤、柯石幽篁等等。这些全景式的配置倒是一般花鸟画鲜有涉及又极富古典诗词意境的题材,于是我就乐此不疲如鱼得水,饱含着作答“问余何意栖碧山”(李白诗)的浓情深意,画了几百幅习作,一发而不可收。如今集中罗列一看,不是千篇一律就是失之刻板芜杂,不是标新立异就是欠之凝练空灵;可看者实寥寥矣。如以传统之清规戒律来衡量,更是妄越雷池不成体统。但我想:“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画亦如此,故诚惶诚恐地公之于世,也算一个阶段小结,既作汇报又找不足,以继续努力。

当前的中国画创作园地可以说是繁花绣地群星丽天,正逢大好局面。我自知囿于学养与境界,并无才力去揭示中国写意花鸟画煌煌长卷之崭新一页,只选择了这种“旧瓶装



■ 黄庆华花鸟画

新瓶”的半中半西、半墨半彩、半画半诗、半花鸟半山水的东西以表并无虚度年华“到白头”,而跟在书画精英的浩浩大军后面摇旗呐喊。举展惟求前贤及新进们真知灼见的点拨与指正。
(作者花鸟画展近期在徐汇艺术馆举办)

“草圣”书法聚深情

◆ 王晓君

钟家隆不仅是书画家,还是个收藏家。钟家隆收藏古砚、瓷器,名人书画自然是他的最爱,如马公愚、韩天衡的对联,周慧珺、来楚生的扇面,而其恩师蒋凤仪的书法最多。他说收藏名人书画一来可以揣摩学习,二来挂在家中可以清赏思人。在他家的书房里,我见到了他收藏的林散之书赠蒋凤仪的一幅狂草,气韵酣畅,夺人眼球(见图)。

这幅作品高145厘米、宽40厘米,写的是林散之回复蒋凤仪的自作诗,诗曰:“自惜磨砢七十九,笔墨未忘平生魄。古瘦犹存一点真,此境求之前人有。”落款为“凤仪先生惠书大作,写此以报,七十九叟林散之。”这是林散之的晚年作品(在1976年前后),心平气和,平淡天真。诗的前二句写了自己磨墨生涯79年,一生不忘追求“一切不与人争,只与古人争一地位”的梦魂。后二句点出了自己对书法“始有法兮终无法,无法还从有法来”的法度的理解。书法当如何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也就是说作为一位艺术家应

如何从传统的土壤里开放出创新的花朵来,这也是值得大家思索的问题。

林散之,安徽和县人,生于江苏江浦乌江,解放后,曾任江浦县副县长。他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诗人。他的诗清新淳朴,他的画情韵飘渺,他的书法潇洒飘逸,尤其是他的草书,雄视古今,独步当今,人们把他与于右任并称为当代“草圣”。

蒋凤仪,江苏江都人,数十年来孜孜不倦钻研历代书法,其正草篆隶,从蝇头小楷至魏碑榜书无不精妙。1953年,他移居上海,与马公愚、钱君匋、沈子承、刘海粟、白蕉、王个簃等名家共磋书艺。他亦善篆刻,工诗词,常和苏局仙、林散之等前辈唱和诗词,是沪上实至名归的大书家。

从条幅的落款来看,这幅字是林散之和蒋凤仪彼此之间以诗唱和,以书交流的信件往来。两人精于格律诗,他们通过书信,以诗言志,以诗诉情。两人又是书法家,有时便将唱和诗书写在宣纸上,相互惠赠,以作留念,该

条幅便是两人友谊的见证。

钟家隆说:“我的恩师生前十分赏识林散之书法,说它是当代草书中的精品。”钟家隆视此幅墨宝作为镇宅之宝,睹物如见人,因为其中还深藏着它和恩师的一段情呢!

艺坛
鸿爪

文玩
雅趣

灵璧奇石别有意韵

◆ 林山



石不能言最可人——8月11日至19日,《中福奇石根艺精品展》将在上海中福古玩城(福州路542号)举行,此次展览将展出二百余方灵璧石、太湖石、风凌石等精品赏石及根艺根雕。

灵璧石又名磬石,产于安徽灵璧县浮磐山。是我国传统的观赏石之一,早

在战国时期就已作为贡品了。它漆黑如墨,也有灰黑、浅灰、赭绿等色。石质坚硬素雅,色泽美观。灵璧石之美为古今名人喜爱,至今仍是藏石爱好者搜集的对象。

灵璧石的石体融透、漏、瘦、皱,以及音韵之美等诸多美学要素,既包容米芾“四字诀”,亦有为灵璧石自身所独具,诸美毕臻,美轮美奂,无愧“天下第一石”之美称。在展览中有一件名为“寿比南山”灵璧石摆件,形状酷似一只昂首伸颈的龙龟(见图),奋力向上,器宇轩昂,龟背铁骨铮铮,皱者江河,给人以厚重沉稳的感觉,整块灵璧自然天成,巧夺天工。可谓一石一景,一石一韵,一石一天地,一石一世界。

